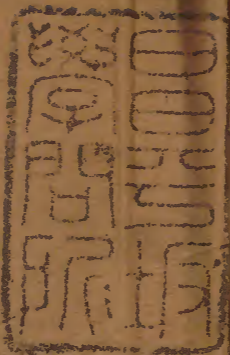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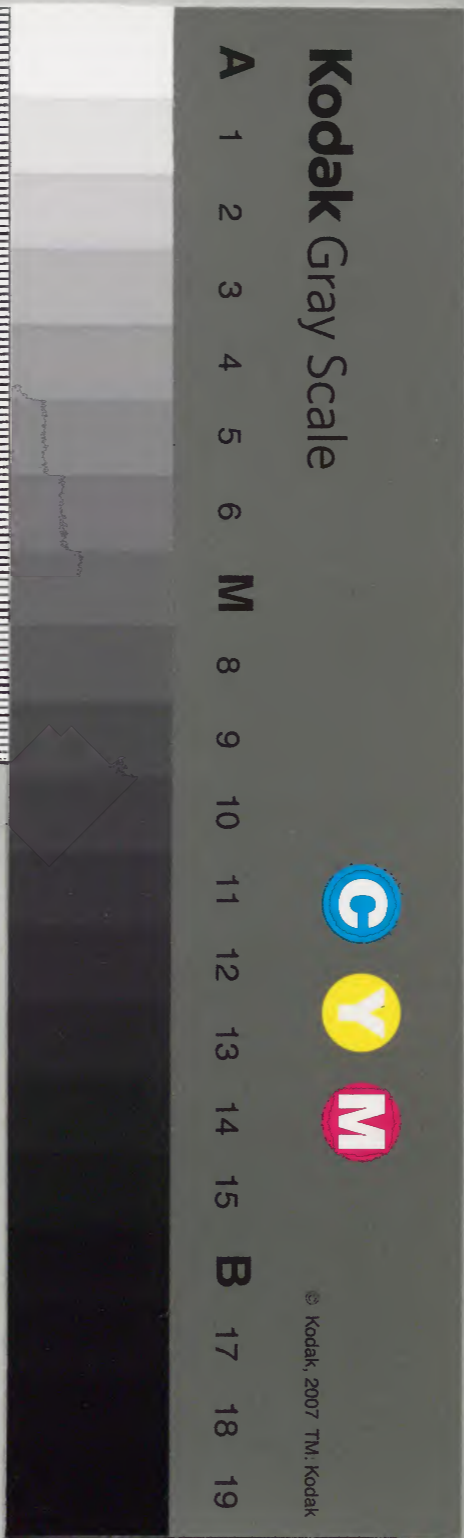
後編 二三



漢書門			
九	四	六	
七	一	八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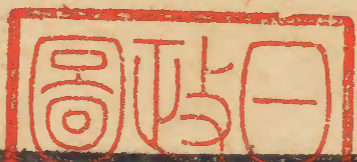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九	九
二	四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68
冊數	4 (2)
函號	299 99



俟後編卷二

論學



有志之士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何況壯年自當
 勇猛矣若年少之士正發軔之初尤當倍加淬
 礪譬若蛟龍方出母腹雖未騰雲而已有食牛
 之氣有此風骨方稱為蛟龍耳若當發軔之初
 而無鳳翔千仞之志僅僅小異於俗而已則他
 日亦安能遠到與三代之英並駕哉然此皆非
 勢分之謂也三代之英乃不依形而立不恃勢

淺草文庫

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人今不存矣。而理在人心萬古不泯。恒若日星之麗天。果何時而已邪。彼勢分之云。倏忽而已矣。所謂民無德而稱者。惡得與首陽並論乎。噫。志士可以猛省矣。

鬱鬱之氣。非能自達於鬼神也。乃將之以吾心一念之誠也。否則其氣散於塵土耳矣。炳蕭之氣。非能自達於鬼神也。乃將之以吾心一念之誠也。否則其氣散於空虛耳矣。何者。人與鬼神

皆以吾心一念之誠相通者也。二物者。不過借其氣以達之耳。譬之焚香。然亦借此香氣以達吾心一念之誠也。香豈能為力哉。是故吾人惟此心之舉念為最大。乃所以通於天地萬物者。也可弗慎歟。故大學諄諄以正心誠意為教。良以是哉。

斯世所以知有稼穡人倫者。皆稷契所遺也。故稷契功在天下萬世。斯世所以知有盡性安民之學者。皆孔孟所遺也。故孔孟功在天下萬世。

是故君子法古爲學。用則爲稷契。不用則爲孔孟。皆以天下萬世爲度。而毋自私自利。以自小焉。蓋君子所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以天下萬世爲度者也。儀物中。惟圭璋特達。不假餘物。人道惟誠信。特達不假餘飾。人惟誠信不足。故假言貌威勢智。術以爲之助。誠信若足。則天地鬼神尚能感動。而况於人乎。故舜舞干而苗格。文因壘而崇降。而一事一物。亦有然者。若李廣之射石而沒羽。

昌黎之諭鱷而遠去。孰非其精誠之所貫哉。噫。學者可以有志於誠矣。君子亦求諸己而已矣。已誠是矣。雖衆皆非之。無傷也。若夫志於古而畏譏於今。遂俯而從之。豈所謂豪傑之士乎。夫不畏得罪於聖賢而畏得罪於流俗。亦多見其不智也。昔孔子稱獨立不懼。不見是而無悶。孟子惡夫奄然媚於世者。其爲人也。見稱於孔子而不見惡於孟子。不亦善乎。

後敘 卷二
隱惡而揚善。何謂也。曰。聖人念念惟恐人入於惡。故隱惡而不宣者。恐興起人爲惡之念也。聖人念念惟欲人入於善。故揚人之善而不匿者。欲人人皆興起其爲善之念也。此見聖人欲人爲善去惡之心無窮也。若曰。不言人惡者。長者之道。揚人之善者。欲使其人之益勸於善也。則意亦淺淺矣。而豈所以語聖人之胸次哉。昔人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此僅可形容其半耳。蓋未盡也。聖人無私心邪念。故澄然湛然。如不

波之水。不塵之鏡。然其中涵惻隱活潑之仁焉。故能贊化成物。豈若水鏡然一於不動者哉。此學問緊要處。學者不可不知也。

不忘恭敬。而戰兢惕勵。則能生萬善。任其怠惰。而頽墮委靡。則能消萬善。故丹書以敬勝怠爲訓。禮謂君子不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又謂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程伯子又謂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聖人以此事天饗帝。故篤

修後編 卷二 四
恭而天下自平。君子修己以敬，則可以安人。安百姓。然則曰：恭與敬，其道豈不大乎？君子之於小人，必不可以其小者而遂信其大者。終受其禍，悔之無及。夫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至言也。

凡見幾，乃謂其理之先見者。人心至靈，故自能覺。但纔見其幾，便當立斷，乃為有益。最怕怠惰，因循，反生狐疑，不能勇決，則幾雖善而終無成就。幾之不善者，雖能見而禍終難避，此與不見

幾者同耳。何足貴哉？故聖人不徒曰：見幾而必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意懇切如此。周公係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又曰：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此即孔子人不知而不愠，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訓也。此最上學問也。不如是，此心何以有江漢秋陽之體哉？論鬼神必有所司。昔者帝項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然後神人不相雜揉，民得以安。大舜郊祀天地，禋於六宗，望秩於山

傳後錄 卷二 五
川徧於羣神。周公祀洛。咸秩無文。夫是以神人以和。天下大治。子產有言。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凡鬼神莫不貴。有以統之。其統之者。必出自天子之命。天子者。代天以理物者也。百神之所聽命也。鬼神之所宗也。是故其威靈赫然。自能攝伏乎諸鬼神耳。若叔季之世。上無明天子。下失所司。百神無主。匱神乏祀。夫是以妖邪並作。民多天橫。人能羹牆見堯。步趨見舜。念念不忘。聖賢若漢。

文帝之思。良將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則可謂有志之士矣。

箴銘之作也久矣。曰以儆懈焉爾。古之君子。其進道也甚力。無須臾之懈焉。然猶不敢忽也。故有箴銘。以致其儆。後之君子。未嘗有古人之心也。而箴銘是託。其亦失古人之意也夫。夫人與聖賢。均是人也。其所誦習者。皆聖賢之訓也。而乃有徒誦其言。漫莫省爲何說者。今試舉而言之。如昔者孔子嘗發憤忘食矣。不知其

伊○後○終
卷○二
六
所○發○憤○者○何○如○顏○子○嘗○欲○罷○不○能○矣○不○知○其○所○
不○能○罷○者○何○如○漆○雕○開○嘗○斯○未○能○信○矣○不○知○其○
所○未○能○信○者○何○如○弟○子○服○心○喪○於○墓○側○至○於○三○
年○何○懷○念○而○若○是○將○歸○而○哭○皆○失○聲○何○思○慕○而○
若○是○子○貢○獨○心○喪○六○年○何○爲○而○懇○惻○一○至○於○是○
夫○聖○賢○之○聰○明○其○不○以○不○切○之○事○累○其○靈○明○可○
知○也○其○所○加○意○懇○惻○者○必○其○有○大○不○容○己○者○也○
學○者○可○不○思○其○故○乎○苟○思○之○而○得○則○吾○心○與○聖○
賢○之○心○相○去○不○遠○矣○

眇○乎○小○哉○其○知○之○所○始○乎○而○美○惡○原○是○矣○百○行○
統○是○矣○可○弗○慎○與○知○之○所○始○大○也○遠○也○高○明○也○
中○正○也○全○也○則○終○之○所○造○亦○大○也○遠○也○高○明○也○
中○正○也○全○也○知○之○所○始○小○也○近○也○卑○暗○也○偏○邪○
也○缺○而○不○全○也○則○終○之○所○造○亦○小○也○近○也○卑○暗○
也○偏○邪○也○缺○而○不○全○也○譬○知○之○所○始○其○猶○草○木○
之○萌○乎○萌○之○所○始○其○圓○若○半○菽○其○尖○若○棘○之○端○
然○而○其○枝○葉○花○實○千○萬○其○繁○者○皆○完○足○於○半○菽○
棘○端○之○內○矣○不○惟○如○是○其○半○菽○棘○端○之○微○而○草○

木之芳者穢者良者毒者其花實之赤白青黃
巨細圓橢味之甘苦酸辛無不悉蘊蓄完具於
其內而無少缺矣夫知之所始亦若是而已矣
而所係不亦大乎一具於始而終弗能更焉其
可畏也哉是故君子知幾而謹微

冬至一陽生於積陰之下其氣無一刻不升騰
於上自此更無間斷日積月累直至四月純乾
然後六陽充滿宇宙而萬物發生者亦充滿宇
宙矣夫造化尚須積累之功而况人乎故人心

一念善端之萌卽一陽之生也由此一念之善
念念相繼無少間斷日新月盛直至無一念非
善則仁體充滿而萬行無一非仁矣仁體充滿
與四月純乾何以異萬行無一非仁與萬物無
不發生亦何以異哉

詩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何謂也曰此卽人之
常情以戒人慎終如始也是以易稱盥而不薦
詩貴賓之初筵以一歲言之則如歲朝以一日
言之則如平旦皆其始未有不善其後寢以怠

肆者也。故人當常存兢業之心而不放。臨祭則常如未薦。讌賓則常如初筵。以一歲言則常如歲朝。以一日言則常如平旦。則豈有不善乎？親未底豫。負罪引慝。事親之道當然也。有苗未格。振旅敷文。待夸狄之道亦若無異焉。何也？但知反己而不知尤人。聖人之心固如是也。然聖人於此。豈直躬自厚而已哉？天下有感應自然之理焉。獨聖人深知之而深信之焉耳。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濯

物之不潔。必也其非江漢乎？暴物之不乾。必也其非秋陽乎？知其理之可信而深信之。斯其所以為聖人而已矣。是故反己愈至。則自治愈密。德盛而人自化之矣。

夫士顧立志之何如耳。若能慨然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而盡洗其富貴利達之心。則即此便與聖賢之志同。而去世俗遠矣。若卓然以聖人為必可師。而舉世非之而不顧。則可謂大勇而古人不足讓矣。

治家者不敢侮於雞犬。而况僕御親屬乎。故能得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治天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小國之臣乎。故能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夫士修其行。不敢褻於幽獨。而况對父母妻子乎。故能聚百行之善。以成其身。夫居上不能建千萬年之策。安國以潤生民。而僅僅補塞罅漏。居下不能明先王之道。以覺斯人。以開來世。而僅僅謹飭自守。則亦中人能之。而非有大關於宇宙治亂之數。而不足為豪傑

之士矣。

夫趨榮而競得者。其所日夜勞心。以從事其間。倖遂所願者。不過百人中之八九耳。其九十餘人者。則皆稿死而已。然而人不知悟。繼踵效之者。如夜蟲之赴火。可憐也。其八九人固獲遂其願矣。然惟福被生民。道格上帝者。乃能令聞長世耳。否則大禍隨之。尚不可測也。幸而老死牖下。然福氣淺者。不過享受十數餘年。福氣深者。乃可享受三四十餘年。光景一何短也。然無善

則遺後復以其平日之學術志趣教其子孫故
不一再傳而敗矣
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
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却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
問矣今畧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
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
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
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
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

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
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
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自非平
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
豈能一旦如此故學貴乎識得貴勇貴豫貴無
間斷貴久也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來縱
得其一二亦只是天資美禁得耐得非真有所
見真有所得但可謂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
琢磨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也蓋從心體

上琢磨者乃德性所成。一出自自然。足以逸而可久。可無滲漏。若只勉強於外。焉能保令久而不變。無少滲漏乎。而勞亦甚矣。豈君子大本達道。一以貫之之學乎。
人有九不幸。惟秉明哲體。至虛者。乃能知而亟圖之。而氣高志滿者。弗屑也。何謂九不幸。位尊則人莫敢面言其非。道尊則人莫敢面拾其短。分尊則人莫敢面斥其過。齒尊則人莫敢面匡其失。文盛衆尊則人莫敢面刺其愆。學博譽尊

則人莫敢面陳其謬。情疎勢遼則人莫敢面詰其違。氣高色厲惡聞善言則人莫敢面攻其缺。自足其智。自以爲是。謂天下莫己若。則人莫敢面舉其疵。此九者人之至不幸也。而能免焉者鮮矣。其惟明哲乎。斯能察矣。惟至虛而弗自滿乎。斯吾樂求而人樂告矣。
誠而不至。不謂之誠也。然天下之誠者寡矣。容有誠未至而似於誠者矣。故聖人別而言之。有至誠之稱焉。以見必至誠乃可謂之誠也。非誠

之外更有所謂至誠也。然於何而驗其誠之至與不至也。故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曰：不動未之有，見誠之必動也。惟動然後見其誠也。曰：未有能動，見不誠之必不能動也。惟不動然後見其不誠也。

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何如斯可謂之敬事矣。曰：盡其心焉爾。凡事君者，職無崇卑，皆有當為之事也。必盡其心為國家久遠計焉，此之謂敬其事也。是忠臣也。若夫為國家計一時

者，此未可謂盡其心敬其事也。是具臣而已矣。彼計其一身爾者，噫，吾弗知之矣。

以帝位與人，大事也。而四岳所推，乃獨於虞舜之孝友。堯欲試舜，乃獨以二女觀之。若孔聖誨其子，不學二南，有如面墻，亦以文王之德全在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也。由此言之，夫人孝友，刑于之德，果如舜文，則為聖人治天下而有餘，而才能智識之美，皆非所先矣。其故何哉。蓋舜文孝友，刑于感孚之妙，非極其至誠

後錄 卷二 三
惻怛內外一於恭敬如是久之不可果能養成此德其優入聖域化平天下亦何難之有哉後世乏好古敏求之學昏於古人之道君臣上下惟專事以才能智術相高故遂成澆薄之俗而人心風俗人品治道俱不如古人遠矣於屋漏而不愧可以聞雷霆而不驚矣然君子敬天之威猶恐懼而修省不敢自謂不愧而肆然以慢乎天也見大心泰養定不動可以投諸可欲而不亂矣然君子惴惴小心防非訖欲放

鄭遠佞不使聲色貨利邪佞之士接乎吾前也與偕而不自失磨涅而無磷緇至公而無所嫌矣然君子以不可以爲訓避而弗近遠而弗親明白其心而亦明白其迹也是故子道克盡矣而親未底豫以爲己忒故號泣而思罪君道克盡矣而苗未率服以爲己辜故振旅以敷文人倫之至可爲天下萬世師矣而四者未能以爲己責故言行之庸必致其信謹蓋君子知道之無窮盡道之不易故其心常惴惴爾常翼翼爾

是以語聖人之德者必曰德盛禮恭必曰至誠無息噫學者觀於聖人可以爽然自失矣夫可以頓消釋其虛浮之氣矣夫

夫人一日不食則飢不能堪數日不食則死然食之所需穀粟穀粟所自則生於天作於人遲以時月致以勞苦然後乃具者也食之不易也如是天與人之有德於我也如是人當每念及此常思有以報乎天報乎人不敢虛竊天地之養空享斯人之力乃爲有人心者彼任情自肆

戕性戕人乃悖逆之輩所不足道若但悠悠度日資食自養月復月歲復歲無一德於天無一德於人是曰頑鈍無知幾於木石者爾豈可謂之有人心而曰人者乎故君子達則思爲禹稷以利濟人窮則思爲孔孟以教導人均之爲天地爲斯世斯人而不爲其一身之私均之毋敢自逸以報答乎天人也則亦庶可以無少愧也夫

大哉聖人之道乎得其一體者亦足以成德而

後漢書
卷二
三十一
超越古今矣。而况造其妙。會其全者乎。是故明目達聰。取人爲善。大舜盛德之一也。諸葛公得之。則爲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其人品相業。超越古今矣。痾瘵乃身。大舜盛德之一也。文正公得之。則爲以天下爲己任。先憂後樂。而其人品相業。超越古今矣。然二公所造。雖少不同。而其人無我。則一而已。何者。開誠集思。諒非有人我者可能。而憂樂共於天下。亦豈有人我者哉。雖然。二公心無人我。地位已高。而或得於性生。

或得於有所悟入。則未可曉。然大槩性生悟入。其根亦一。蓋根於性。然後有所覺悟。其有所覺悟者。亦因其根於性也。今觀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之說。觀橫渠讀中庸之說。則二公必自有悟入處。但所以無人無我之理。其原頭甚微妙。甚大。二公於此。不知曾透徹一番否耳。若果於此透徹一番。則是所謂知及之。而後仁能守之者。入聖之階基。已在於此。無論其一體全體。自可以一通萬道。自一貫。其地位所造。尤

高矣。今亦難以輕測。二公但論其理。如是用以告諸同志云。

夫大人者。秉一念如天之仁。勃乎其不可已也。其不能自遂者。勢力也。其無方無窮。念念不忘者。志願也。故大人者。以兼利萬物爲懷。以澤及萬世而無盡爲心者也。故其願常有所不滿。歆然而已矣。故其精神常與造化並流於寓內。形骸有盡而精神無盡。故曰痾瘵曰泣罪曰如傷。曰非斯人誰與。安懷一世而垂教無窮也。

夫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己者。而獨其好學不如己焉。敢問夫子所好之學。又有出於忠信之外者乎。曰善乎此之問也。古之人蓋以忠信爲學也。忠信卽誠也。卽帝降之衷也。帝降本無不誠。而人失之者甚衆。故有終身學之而不能至於誠者。誠卽完其帝降之衷矣。卽道矣。卽天矣。而可易視乎哉。夫自唐虞三代典籍所載。曰欽曰敬曰祇曰恭曰慎曰畏。言雖不同。然皆所以求至乎誠以完其帝降之衷而已。奈至夫

子○時○此○學○寢○已○不○明○故○有○以○讀○書○爲○學○如○子○路○
所○譏○者○又○有○以○傳○經○爲○學○如○子○夏○者○以○多○聞○多○
見○爲○學○如○夫○子○所○稱○知○之○次○者○以○多○學○而○識○爲○
學○如○夫○子○所○以○詰○子○貢○者○以○稱○述○聖○訓○爲○學○以○
穎○悟○多○寡○爲○學○如○子○貢○疑○夫○子○之○無○言○及○答○與○
回○孰○愈○之○問○者○蓋○紛○如○也○而○孰○知○其○皆○非○古○人○
之○學○而○所○謂○古○人○之○學○者○乃○不○出○於○充○其○忠○信○
之○質○以○完○其○帝○降○之○衷○者○乎○故○夫○子○特○發○明○之○
而○孰○意○後○之○學○者○至○今○猶○弗○悟○也○聖○學○之○不○明○

一○至○於○此○然○則○學○者○所○謂○學○將○何○學○乎○不○得○其○
學○雖○終○身○從○事○焉○如○耕○石○田○將○何○獲○乎○是○誠○可○
悲○也○已○夫○降○衷○爲○吾○人○之○恒○性○根○於○固○有○無○弗○
厚○者○故○雖○十○室○小○邑○亦○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矣○
顧○形○生○神○發○之○後○日○薄○日○漓○故○忠○者○漸○以○不○忠○
矣○信○者○漸○以○不○信○矣○苟○非○戒○懼○顧○諱○之○功○無○須○
臾○之○間○其○何○以○完○之○此○之○謂○好○也○卽○如○孝○弟○稟○
於○性○之○良○乃○不○學○不○慮○而○自○能○自○知○者○所○謂○恒○
性○之○厚○也○顧○自○知○好○色○以○至○有○妻○子○事○君○其○慕○

修後編 卷二 七
親之性。屢遷而屢淡矣。此書所謂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者也。苟非兢業精一如舜。其孰能終身慕父母乎。大舜聖由性生。而猶不忘好學如此。而況下此。顧欲不好學而自克完其天性乎。此孔子所以惓惓於好學。而且以此自任之外。獨推顏氏一人。則學之不可以已可知矣。而豈知千載而下。學之一字。尚不能明。而安望其好乎。噫。學以完其帝降所性之真。初不在外也。求之在我。則又非難也。而人顧罕於好學者。一則不

知所謂學。而求之遠且難。一則又以欲速好名之心。爲之累。故其好學之心。雜而不純。不純則何以完其天。而克底於誠乎。故夫子又每每有衣錦尚絅。人不知而不愠。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訓焉。蓋必如此。乃爲真好學也。而意益懇至矣。

道義一也。而有正有權。要皆不失乎道義者也。蓋權也者。輕重得其宜之謂也。故非其道義。一介不以與人。理之正也。然冉子請粟。苟非再三。

且自與過多。則夫子亦無言矣。豈不以友誼師弟之誼爲尤重邪。此權也。是曰是非。曰非理之正也。然昭公非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豈不以諱君之誼爲尤重邪。此權也。卽此推之。而權之重。從可知矣。故君子之處世。事有定理。其方合卦之德。而又圓神易貢。合著德爻義。而時出之。要之。皆不詭乎道義。斯可矣。故曰旁行而不流。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非是之謂邪。他若微子爲商王元子。以宗嗣爲重。則

不死其難而去之。箕子以傳道爲重。則不死其難而受辱。遺體不敢毀傷也。而曰子在回。何敢死。則以師難爲重。而父亦不顧矣。然必已非宗子。而宗祀不絕。已有子。或兄弟有子。而親身有賴。則可。否則法微子可也。顏子亞聖。所見必卓。人見其言出倉卒。而不知其非漫然者也。凡此皆權而不失乎道義者也。

昔謝良佐與伊川別久。伊川問所用何功。答云。祇去得一矜字。自覺平生諸般病痛。皆從此根

發故不得不力去之。卽此觀之。良佐之克己。何其勇邪。楊慈湖嘗自謂舍己從人。惟己能之後。讀虞書至舜稱堯之言。然後不勝自愧。自責可見。此地位之信高。而學者不可不以此自勉也。人之通於神明者。一念之誠也。神之錫福於人者。欽其一念之誠也。若爲善而有徼福之心。則誠意全無。無可通於神明。亦不爲神所欽矣。何福之有。昔孫叔敖爲兒時。出見兩頭蛇。知其不祥。懼他人復見之也。殺而埋之。自憂終不能免。

見母而泣。母慰之曰。汝有陰德。無傷也。叔敖後果相楚。夫當叔敖倉卒埋蛇時。其年正幼。乃純然愛人之心。豈有一毫求福之意哉。然此其一念之誠。固足以通於神明。而爲神所欽矣。此其所以錫之福乎。且其母所謂陰德者。非以其旣無求福之心。亦無求知之念。乃闇然而爲是善邪。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叔敖之謂乎。善學叔敖者。當學其視人猶己。一念懇惻之誠。毋徒羨其獲福云。

侯後編卷二終

侯後編卷三

論學

衆人言命。聖賢亦言命。然衆人所言。不過富貴
 貧賤禍福得喪之間。其精神所注。總爲其一身
 而已。若聖賢所言。則異於是。曰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
 也。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精神所注。總爲斯
 道耳。何嘗念及其身也哉。
 士生三代後。必有超出一世。直師古人之心。斯

可耳。然意興雖高，而猶未免依違於俗情，則終未能一洗凡陋。脫然為古人也。譬若珍木為藤蘿所纏，必盡解其藤，而後枝幹乃得條暢。若解之未盡，猶有一兩條藤蘿束縛其間，則豈得脫然大遂木性乎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時行物生，無少差謬。此其所以妙也。今高明者喜談空寂，似即天載之旨也。而事物應用，類多疎脫，其亦異於造化矣。此乃好高之過，以心迹為二途，貴心賤迹，而不

識有無混一之常者也。豈知道者哉。

莊生為善無近名，為君子謀也。為惡無近刑，為小人謀也。君子當常防其近名之意，洗濯其心，一無所為可也。小人當常懷無近刑之慮，克自抑損可也。若夫緣督為經，即守中之旨，守之以為常，故謂之經。乃至德事也。大中之道，渾然天命之本然也。善且不足以名之，而况於惡乎。士人所稱慎獨，本於學庸者也。然學庸之旨，一而已矣。而人之所稱意，則有二。曰燕居獨處之

伊後錄 卷三
獨○以○身○言○者○也○曰○己○獨○知○之○之○獨○以○心○言○者○也○
要○而○言○之○獨○知○之○獨○既○慎○則○獨○處○之○獨○在○其○中○
矣○若○但○慎○獨○處○之○獨○而○本○原○之○地○不○加○之○意○焉○
則○恐○尚○未○能○表○裏○一○於○恭○敬○而○極○其○瑩○徹○也○雖○
然○獨○處○之○慎○苟○極○其○密○而○無○少○間○雜○久○而○熟○焉○
則○此○心○亦○漸○進○於○純○一○矣○但○頗○費○力○耳○此○坤○道○
之○學○也○若○天○分○高○明○者○一○惟○於○吾○心○之○獨○致○力○
焉○尤○捷○徑○易○簡○耳○此○乾○道○之○學○也○
虛○能○通○物○實○不○能○通○物○故○君○子○貴○乎○虛○也○何○則○

虛○無○物○若○空○中○然○故○無○不○通○實○則○吾○亦○一○物○而○
已○豈○能○有○所○入○哉○蓋○虛○則○通○實○則○窒○理○固○然○耳○
心○不○持○則○放○逸○持○太○過○則○拘○礙○故○君○子○一○秉○乎○
正○而○不○作○正○想○孟○子○所○謂○勿○正○也○何○者○至○虛○中○
本○無○不○正○而○且○能○志○秉○乎○正○斯○亦○足○矣○若○又○作○
正○想○豈○不○又○多○一○層○乎○夫○如○是○則○其○虛○也○不○墮○
於○頑○持○心○得○其○妙○矣○此○之○謂○正○心○之○學○亦○誠○意○
之○學○也○能○常○如○此○而○不○昧○乃○致○知○也○以○此○貫○通○
乎○事○物○乃○格○物○也○

金須百煉然後精人亦如之。

人孰不知讀書爲學而漫不知所學者何事則猶夫未嘗讀書也可愧也已且如七十子之於孔子蓋終身從之或相與講於洙泗之間或相與周流於天下雖畏於匡伐木於宋飢餓於陳蔡而不舍顏淵至謂子在回何敢死則捐軀亦所不恤矣此何故哉學者讀論語至此亦嘗思而得之否乎又如孔子既沒諸弟子相與心喪三年喪畢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

其悲慕一至於此若子貢則又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思慕倍常又如此此又何故也學者讀孟子書至此亦嘗思而得之否乎夫孔子平日惡干祿而賢簞瓢其不以富貴利達教諸子可知也孔子取辭達耻巧言上德而下技藝其不以辭章技能教諸子可知也孔子貴依乎中庸而黜索隱行怪其不以智術教諸子可知也孔子鄙求富安於蔬食水飲終身不遇其無貨賄以厚贍諸子可知也孔子惡求聞美

闇然日章。謂道之行否。有命。其不爲諸子游譽。揚達。又可知也。凡世俗所賴藉取重者。孔門師弟子。皆無之。然則諸子果何所爲。而感孔子。若是之深哉。或曰。師弟子恩誼重故也。然其所謂恩誼者。抑果安在。是可。不深思其故乎。夫苟不深思其故。則其讀孔孟之書也。要不過循行數墨而已。其可謂之善讀孔孟之書者乎。夫苟深思而得其故。則必惕然有動於中。必將以諸子所以惓惓於孔子之教者。自淑其身心。而不徒

爲誦習文辭利祿之學。亦不肯汗漫苟且。一無所事。以終其身而已。嗟夫。孔子平日所以教諸子。諸子平日所以佩服孔子之教者。真若飢渴之於飲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孔子之教。一念離之。則爲禽獸。一念存之。則爲聖賢。存之而久。則德性常用。而上達無難。離之而久。則其心已死。不過行尸走肉而已。可不懼乎。是知吾孔子之道。乃性命之存亡。所係人獸之界限。所係天下國家之治亂。所係造化之範圍。萬物之曲成。

所○係○其○功○如○是○以○是○而○造○就○諸○子○其○功○真○與○天
地○之○覆○載○父○母○之○生○成○君○長○之○統○治○等○夫○安○得
不○生○則○歸○依○之○不○舍○沒○則○感○戴○思○慕○愈○久○而○不
忘○也○哉○嗟○夫○人○特○未○之○思○耳○不○觀○中○庸○曰○大○哉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又○不○觀○孟○子○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
下○與○天○地○同○流○中○庸○又○不○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學○者○果○能○知○此○則○知○孔○子○之

道○之○大○而○甚○切○於○吾○人○而○諸○子○之○感○之○深○也○殆
有○由○矣○若○夫○子○貢○尤○感○之○深○者○則○更○有○說○焉○獨
不○見○孔○子○之○造○就○子○貢○者○乎○蓋○孔○子○自○顏○曾○以
下○獨○深○留○意○子○貢○如○歎○回○之○安○貧○樂○道○卽○以○不
受○命○勵○子○貢○知○子○貢○不○及○回○卽○以○與○回○孰○愈○儆
子○貢○以○一○貫○進○曾○子○亦○卽○以○教○子○貢○凡○性○與○天
道○之○說○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之○說○天○不○言○而○四
時○行○百○物○生○之○說○莫○不○以○示○子○貢○聖○人○之○教○固
非○有○所○私○厚○然○亦○未○嘗○不○因○人○而○施○而○所○以○造

就子貢者獨至矣。則子貢所以報孔子者安得不尤異於諸子乎。嗟夫。諸子惟有見於孔子之道之至切於吾身而不容已。其所以感戴思慕孔子者。若是之至。而學者於此。乃類莫之省。漫不知其所謂至切者爲何物。豈不深可憫哉。且孔子老至矣。而猶發憤。顏子不用世矣。而猶竭才。欲罷不能。漆雕開可以仕矣。而猶歉於斯之未能信。諸若此之懃懃懇懇者。果皆何謂邪。豈古之大聖大賢其智反不若今之人。故事此不

急之務。今人之智。乃反賢於古之聖賢耶。始必不然矣。此真可浩歎也。且聖賢所造。不出吾人性分之內。如曰性與天道。曰一貫。曰下學上達。曰天不言而時行物生。曰修至德而凝至道。曰過化存神。若斯之類。皆聖賢所造實境。皆非空語。而學者於此。類莫之省。此豈不可浩歎也。夫省非空省也。乃實體之身。用力以求造其域也。否則猶夫弗省耳。何足道哉。持守未得安妥。故須提醒。若持守得安妥。卽吾

心之本體矣。未嘗不醒。又何用提。人所以患提。醒太煩者。皆因持守未得安妥。如行路之人。雖投宿廬舍。終非已有。投舍雖屢。出舍亦易。未免又須尋舍。若持守得安妥者。如人在家。更何用尋舍。

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不可不察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子論用人。用刑。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謂不自用。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察。而真見其可否。然後信。

之若察之。而未有以真見其可否。亦必不以衆謀之同。而遽用之也。至若舜又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斷之以己意。然後參之於人。與鬼神者。可見古人或先之於衆論。而後審之於獨見。或先之以己見。而後稽之於天人。其慎重不苟。如是。然則所謂舍己從人者。亦謂其言之果是者耳。豈謂在己。泛。

然無定見而惟人之是從哉。然世無聖人之虛心明照則又不可自謂有定見而果於自用也。慎之哉。

聖賢之籍載道之文也。假文以明道者也。春秋爲史載事之文也。假文以紀事者也。皆不得已而有言。非有意於爲文者。故其辭不以雕琢爲工。而昭世垂訓。其功在人切而甚大。若布帛菽粟。然愈久而愈不能廢。若其非爲道之不明也。非爲事之莫紀也。而惟掇拾裝綴鏤刻以爲能。

是逞博炫奇耀彩而已矣。浮泛而無歸。汗漫而不切。乃專事乎文以爲名者也。非有益於世用者也。其失古人敷文之意。不旣遠乎。

禹稷胼手胝足。以免民昏墊之患。以開民粒食之原。其功大莫並矣。此全民之生命者也。然使不教民以禮義。則胥戕胥賊。無異禽獸。其何暇安居食粟哉。而生命亦不能以保全矣。此契之功。所以不在禹稷下也。三聖輔相天地。大有功於斯民。故其子孫皆有天下。或四百年。或六百。

年或八百年而其爲諸侯也。禹之後至千四百餘年。稷之後至千餘年。契之後至千二百餘年。而又生孔子大聖。教澤被於萬世。其子孫亦享萬世上公之爵。噫。何天道報德報功之不爽也。計三聖當時。惟兢兢焉懼不足以濟天下。而豈有一毫逆爲其子孫之心哉。噫。此所以克享天心者與。蓋天之祐人。常於無心而爲道者。夫無心而爲道。則其爲道也誠矣。此天之所以祐之。與其所爲者大。此其所以報者亦大與。

黃叔度無言論風旨而見之者無不欽慕。蓋德之所感也。彼僞爲撰述者鄙矣。郭有道處亂世不立異以自標榜。而亦不溺於流俗。二人皆天資近道者。與文中子教授河汾有古人風。其上策乃不以其君爲不足與言仁義。猶孔子告哀公以文武之政。孟子告齊梁之君以王道云爾。漢儒如董子之正誼明道。而無謀利計功之心。其醇矣。若縱陰閉陽之說。倘亦有先王藏冰出火。燮理陰陽之意乎。屈子狄公與殷三仁何異。

孔明人品事業得於寧靜致遠寡欲養心之助
爲多。謂之三代人物非過也。汲長孺蹇蹇諤諤。
趙充國忠信是秉。百折不廻。其皆三代之遺直
乎。惟道集虛。故君子之心莫若虛。盍不觀諸蓮乎。
夫蓮徹上徹下。根莖花實無不虛者。故自卯至
午。陽開亦開。自未至酉。陰闔亦闔。卷舒闔闔與
陰陽之氣朝暮相通焉。陳堯夫有言。天地萬物
皆我之師。胡爲專守古人糟粕達哉言乎。

我師練塘翁云。人之目力能窮乎九霄之上。而
足不能離地以寸。故君子所見雖極高明而踐
履處不可以不篤。實易所謂智崇禮卑。崇效天
卑法地者也。

象山愛韓子兩言。磨礪去圭角。浸潤著晶光。
夫植物生於地。則有萌蘖之生。及其伐而爲器
也。不能復生矣。然其氣長存而不毀者。何哉。蓋
其內之生意雖絕。而天地間中和之氣升降飛
揚滾滾然靡所不貫。故物皆得是氣以衛養之。

所以不毀也。若暴之風日之中者，其中之精氣，爲天地所奪，衰敗之甚而不能受其所補，則不可長矣。其理微妙矣乎。字之形體，各有所取，固不可易。其聲形，亦有所不得而移者。蓋其形其聲，乃上世之人通神明類萬物，與天合一者之所爲。則所呼之聲音，一天之元聲，特假口於人耳。故曰：聖人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字之不可易者，以此。若後世之字畫，則已屢變，非復古之字畫矣。亦不得

古人之心思矣。

人但知自赤子至成人，其頭面手足，身體髮膚，俱漸漸生發長大，而不知其心之智慮，亦猶是也。其在赤子時，純一未發，固其真性。然微而未大，蒙昧而未長，故曰：物穉不可不養。若以理義養之，則其生意發達至大至盛。夫安可量。今之人，其形體漸大，而爲耳目之所入，習俗之所染，其中亦日益生發。但生發其不善者，而剝落其善者，是以追慕赤子之心耳。不知赤子之心尚

有侯於養也。養之則大矣。此爲大人而已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子有道則四體不言而喻。威儀言動皆自吾心而出也。心不在焉則威儀言動皆血氣之用事。陪臣當國而異類且操戈而入室矣。人欲自識其真心亦何難哉。聖賢嘗言之矣。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此在靜時識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在動時識也。疇而與之行道弗受蹴爾與之乞人弗屑。此在

死○生○危○迫○時○識○也○識○之○而○存○以○至○於○存○存○是○謂○道○義○之○門○
存○虛○明○善○矣○然○不○可○玩○虛○明○景○象○玩○虛○明○景○象○則○着○於○清○虛○此○不○可○以○應○事○接○物○者○也○
學○者○須○卓○然○以○古○人○爲○師○一○言○一○動○念○念○不○忘○師○古○誓○不○作○後○世○人○物○如○此○乃○爲○有○志○若○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其○鄙○陋○懦○弱○不○亦○甚○乎○
學○者○須○無○一○點○世○俗○氣○味○乃○不○愧○古○人○然○必○於○

心○上○洗○淨○若○僅○飾○於○外○病○根○未○消○其○去○古○人○遠○甚○
學○者○須○斷○定○此○心○立○得○主○宰○定○外○物○分○毫○不○能○
動○毀○譽○分○毫○不○能○奪○如○此○方○可○上○達○否○則○終○未○
免○爲○尋○常○人○物○耳○
學○者○事○無○大○小○纔○覺○心○所○不○安○便○斬○截○勿○爲○如○
此○乃○得○遂○其○本○心○乃○不○挫○其○浩○然○之○氣○卽○此○是○
謹○獨○之○學○若○優○柔○不○斷○終○爲○內○省○之○疚○悔○之○不○
亦○遲○乎○

會言

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受○天○地○之○中○以○生○
函五
倫○之○美○具○中○和○之○德○也○顧○形○生○神○發○之○後○壞○之○
者○衆○矣○則○非○學○何○以○全○之○哉○故○帝○堯○以○明○倫○之○
教○屬○之○司○徒○蓋○欲○其○盡○倫○也○以○淑○性○之○教○屬○之○
典○樂○之○官○蓋○欲○其○協○於○中○和○也○然○此○論○爲○學○之○
大○端○云○爾○而○其○發○原○致○力○最○切○實○處○則○莫○先○於○
孝○弟○莫○要○於○閨○門○是○尤○不○可○不○知○者○也○故○四○岳○
薦○舜○以○孝○友○爲○首○稱○堯○之○試○舜○觀○厥○刑○于○二○女○

而孟子亦以孝弟為仁義智禮樂之實。身不行道。則道不行於妻子。豈不以良知良能惟孝弟為最先。儀刑孚化。惟妻子為難飾耶。

論治

臯謨所陳。莫大於知人安民。禹歎以為惟帝其難。而孔子亦以不知人為患。且云安百姓。乃堯舜所病。由此言之。為治之道。蓋莫先於此矣。夫巧言象恭。十居八九。信而用之。必至僨事。從而親之。必為所惑。此知人所以難也。而心不懇惻。

慮不周到。乏精密之智。少深長之思。民必有所不得其所者矣。此安民所以難也。是故去好惡偏黨猜疑之私。持公平正大虛明之度。參伍熟審。反復久照。則人可知矣。切如傷若保之念。行與聚勿施之政。委曲體悉。以盡其私。去弊防奸。以全其惠。長慮深畫。以久其仁。則民可以安矣。雖然。有遺論焉。知人安民。雖各一事。而理實相通。蓋未有所用非人。而能安人者也。故臯謨以知人先安民。而易大傳亦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

後漢書 卷三
下○然○安○民○本○於○吾○心○之○仁○而○知○人○則○本○於○吾○心
之○哲○故○孔○子○云○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
人○而○仁○者○也○蓋○果○諒○其○人○之○爲○君○子○與○則○不○可
以○一○時○之○小○失○而○遽○疑○其○平○生○之○不○足○信○也○果
諒○其○人○之○爲○小○人○與○亦○不○可○以○一○時○之○小○善○而
遂○疑○其○人○之○或○可○信○也○何○者○君○子○小○人○之○人○品
既○定○則○雖○一○時○小○有○出○入○而○其○既○定○者○終○不○可
改○是○乃○知○人○之○大○法○也○此○見○既○定○人○莫○能○惑○浸
潤○膚○受○皆○莫○能○行○非○甚○明○哲○何○以○能○之○噫○有○治

民○之○責○者○可○以○深○長○思○矣○
古○之○司○民○牧○者○必○糾○之○以○義○示○之○以○禮○漸○之○以
仁○訓○之○以○忠○信○勵○之○以○廉○恥○詠○歌○以○興○起○之○旌
異○以○激○勸○之○教○民○之○道○備○矣○其○弗○率○者○夫○然○後
嚴○斷○刑○威○以○創○懲○之○故○民○可○得○而○理○也○今○數○者
無○一○而○僅○有○刑○法○不○開○其○爲○善○之○路○而○但○禁○其
爲○惡○之○迹○迹○可○得○而○絕○乎○此○豈○有○意○於○化○導○斯
民○轉○移○風○俗○者○哉○然○則○終○歲○勞○勩○不○過○從○事○於
獄○憲○文○移○而○已○殆○非○致○理○之○猷○也○且○古○之○司○民

牧者必薄其稅。斂輕其徭。役憫其勞。苦豫其儲。蓄恤其災。患察其飢寒。助其不足。宥其不逮。甄其鰥寡。孤獨廢疾之人。而養之。撫民之道備矣。民無不得其所矣。故立之程限。以督其征稅。民是以悅從。而無辭也。今數者盡廢。而專事催科。懷保之政不聞。而督責是急。民何以聊生乎。此豈爲民父母育養元元之道哉。然則昕夕鞅掌。亦從事於錢穀簿書而已。未達爲治之理也。人心風俗之壞。悉由監司守令。莫知留意於教。

化而僅。惟國課刑獄簿書爲盡職之具。亦由銓曹執此。以爲遷轉。則監司守令。不得不以此爲重。而自無暇於教化之急矣。是其勢固然也。若其他又有可歎者。則鄉之士夫。不惟莫用爲憂。不自筋勵。以爲之表率。而或反揚其波。以導之。則人心風俗。亦何自而善乎。吁。斯誠可爲太息也矣。

合天下歲供銀。不過四百萬兩。而今邊餉馬市。所費幾三百萬兩。止存一百餘萬兩。以供官府。

百官賞賜之用財力安得不匱。如此不已而無善處之道。將來必不能支矣。可憂何如。自世廟以前。馬市三五年一舉。馬匹亦無定數。俱臨時取自上裁。至自世廟。則定馬市之禁。但言開馬市者。斬。穆廟時。新鄭江陵執政。王崇古。方逢時。先在宣大。彼俱在本兵。彼時因邊外俺荅子。逃入中國。乃議欵貢以撫荅子。每歲一舉馬市。其馬匹亦有定數。然費銀亦止四五十萬兩。當時猶以為多。而僥倖其定為要約。不內侵中國。故

曲就之。在廷諸臣。悉無先見之智。不知此隙一開。則戎心無饜。必至每歲漸增。而難於支應矣。而今日遂至此。無有紀極。豈知世廟時。每歲與之戰。亦不過所費百萬。何至若是。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非是之謂乎。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被。狙。時。之。安。而。輕。廢。祖。宗。之。法。者。何。其。為。謀。之。不。密。乎。君。子。貴。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何。况。國。家。治。亂。之。幾。關。係。最。大。者。而。可。忽。乎。夫。君。子。以。痼。瘵。乃。身。為。學。故。雖。不。在。其。位。亦。未。嘗。不。懷。其。

憂若享祿位而任其責者其憂當何如固當亟
爲之處斯可耳

讀孟子至引周公鷓鴣之詩稱未雨而謹桑土
之謀而孔子贊其知道喟然歎曰此所謂周孔
垂名教者與爲國家者詎可不省於斯乎夫國
家之害莫大於名分之未明邊防之不飭用人
行事好惡之差誤其所以處之者在豫在蚤在
速而已矣故方其始也苟能卽知其有將來必
至之勢而遂奮然爲之圖絕其萌芽斷其根蒂

防之必密慮之必周豫思有以善其後而無一
毫避嫌畏難因循苟且之意則爲力旣省而且
收效甚速矣否則事端生出漸廣漸多大壞極
敝不可救藥在目前則致禍自我無可推委在
日後則貽禍後人人肩其難均之關係社稷生
民不測之憂非細故也凡此明若觀火胡可以
不猛省乎哉奈何俯仰千古蹈愆者多令圖者
寡豈非忠義性薄世俗情深有以昧其衷故耶
可爲長慨

俵後編

卷三

五

俵後編
卷三終

俵後編卷三終

弘化乙巳

